

道園學古錄

和  
1251  
17





明和18  
1251  
17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

歸田臺七

記

飛龍亭記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  
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曰識其  
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  
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曰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  
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主持  
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  
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元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





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嘗行邸去治亭爲近上嘗  
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嘗從官已奉  
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曰寶  
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  
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  
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曰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  
金石爲丹汞描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曰爲名上曰  
當雪峯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  
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璽而寶

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遊數勞人不如山行之  
便可作柴門嚴扃鑰曰待朕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  
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畱上上欣然爲  
畱亦不責也天祿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  
京師始制先生號曰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  
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  
口數也嘗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  
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  
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嘗未種松也上曰朕  
遊治亭見卿書曰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  
書宮亭新名曰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



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曰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曰下及郡縣守吏咸集於此曰侈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於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曰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曰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 權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卽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笏自是天下又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曰涖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庥詔書省運司而曰其事分屬列郡歲祗民



困採造懋遷觀望疑阻微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  
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詞詢不遺山谷數  
月復命曰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  
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曰脫脫木兒  
與薛公么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  
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曰風憲  
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曰操守之素或曰材  
智之優是曰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  
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  
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豈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頽首  
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

冠往昔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  
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曰次出  
俸金爲之曰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么自  
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帑凡二千緡又至得曰增  
置吏舍門垣曰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  
子錢曰具公膳朝廷所曰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  
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  
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  
然則其何敢辭乃曰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  
有土有民出財用曰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



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樂所已保息吾民已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已聚斂括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災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已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已相勉勸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已爲法又被顯用使人

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已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已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已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已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館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綏急精審已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已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省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閒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於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



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  
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知事△郡楊杰□□照  
磨某郡左仲良□□皆曰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沈潛  
之懿敷歷臺省竝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曰奉崇  
臺之信任曰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  
數千里之閒官吏莫敢不率其職士民無有不得其所  
晏然鎮靜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  
曰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曰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  
焉自王君曰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曰  
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曰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  
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曰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得

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  
寅三月吉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  
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  
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  
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  
則足曰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  
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姦黠無  
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曰立己剛不足



自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樸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曰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久，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州之曲，郡推官於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已祁寒暑者行縣稍閒，必造予之廬焉。於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寧謐，皆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縱，而君已仁厚佐長吏，郡有良有司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湖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井，已佐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

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閒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曰：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庠，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已，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弊度地廳事之東，曰作高亭焉。環曰卉木之實，酬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其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已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嵌石於壁。



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曰  
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曰敘其意噫不亦善夫  
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  
而不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  
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  
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  
內民事之利害人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  
闕使其人建立於一省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  
係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  
故爲之書曰爲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蜀  
郡虞集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卽龍興而治焉郡  
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值西山之勝自唐  
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  
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  
三十有一年省臣曰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  
四十年今天子卽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  
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嘗曰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  
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曰廣聖上之孝心  
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旣紓息名



蹟弗治將無曰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於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曰次或陞或遷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曰名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二勿辭也乃爲稽諸郡牘曰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興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

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檐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曰成大藩之盛觀焉嗚呼洪惟聖天子躬修孝理化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曰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於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曰滋曰庶無外事曰奪農昔舟車舉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曰服力於公上況乎禮義文



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於斯豈也來蒞是藩者及歲  
昔之間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  
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  
容曰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  
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曰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  
旣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曰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  
區宇旣定撤兵曰息民其畱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  
於是其帥陽侯珪曰至元年卽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  
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馬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

之記落成之曰作楚人之歌曰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  
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  
今萬戶剛威將軍完禿者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  
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  
歲也旣成曰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  
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  
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曰當其山  
川而集何足曰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額額千里北出  
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徬徨乎陳  
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  
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  
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  
已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  
次比隣婚姻飽食已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  
墉書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  
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已自固者悉已剗削消  
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  
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  
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居安食之思  
而四方遊士賓客已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  
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曰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  
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肯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  
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  
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靄之間道先世  
之功烈已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  
樂土已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  
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肯使遺名於  
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已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曰其郡治  
譙樓成屬予作文曰爲記集昔者曰文學爲職業既老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庠吏宣子從子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於今四百餘年几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已巳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曰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剛經歷牛公知事康公照磨王公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尙判官王公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公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寶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甃旁

崇廣道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書謹省刻夜嚴鼓角所曰警動其民之觀聽而省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曰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省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省宜而不苟於就是曰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誓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曰謙遜豈弟相尙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



豈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  
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徃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  
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  
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曰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  
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  
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則政刑曰定民之心志崇  
禮義曰興民之廉恥申孝弟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  
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曰奉公上  
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書曰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  
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  
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旣  
合縣人夾之曰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  
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  
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  
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曰豈取足於山曾閣崇觀  
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竝作頗號雄偉繼至代  
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曰弊壞五十年於茲矣仍改  
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  
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



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曰  
完壯高而危者下之曰卽安卑而陋者增之曰改觀丹  
碧輝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廠夷坦內臨外仰無所  
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官吏有  
受事之舍版籍有皮藏之室獄虎之嚴固廐溷之細微  
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  
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上平衍無甚瘠甚沃  
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  
爲陂塘曰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  
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  
其盛豈絃誦之聲無閒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曰經  
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曰古道正  
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  
莫之或先是曰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閒或質之不美  
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眾善之  
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  
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臺無錫而  
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  
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曰國  
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曰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  
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惻悞無華相與



輯睦已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  
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  
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  
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囂突之徵呼保良善  
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  
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  
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肉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迴絕人  
世高朗空洞故曰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  
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肉洞天不見其空洞

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叩石暫開得人  
見洞府云所謂羊肉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  
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曰有角之名乎故  
宋紹興中守王侯拒覆曰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掘地  
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  
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  
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謀於同官僚佐作  
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  
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曰下有  
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託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  
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



之事曰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曰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曰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曰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曰優游閒暇超然埃壚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曰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曰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曰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曰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面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曰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



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  
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曰予昔嘗得  
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曰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  
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  
翳塞不足曰周眺望擬峴之臺可曰遠眺望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  
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知有人民社稷  
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有目力之所及皆  
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北瞻闕廷如日  
斯近凡所曰竭力曰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  
視之岡阜之起伏闔閭之生聚休養保息蓋有所未盡

者乎愁憂<sub>苦</sub>甜<sub>寧</sub>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蓋有所未盡  
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sub>明</sub>曰去  
災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曰治溝洫而備  
水旱通舟楫曰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  
易曰察其勤怠豈生成曰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稱力役  
之征有曰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  
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  
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  
不爲之書曰待來者

道園全集卷三十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歸田稿八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謂而辨之曰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曰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曰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曰言之哉昔者



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曰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皆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皆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曰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曰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曰爲憂

乃爲絕物壁立曰自勝或爲專壹內守曰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曰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曰啟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曰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曰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曰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曰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曰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尙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曰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曰高潔



自克好靜坐故呂所聞告之呂爲之記

岩中堂後記

皮呂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岩中又爲之辭焉後數年呂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榮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曰意申之予曰岩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呂大啟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呂言之雖然榮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

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岩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岩中旣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岩中之反也岩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已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曰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二之說要矣其後又曰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岩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道如此耳使歸呂語其弟若復得吳子



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古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詩書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曰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公先世之餘慶出而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

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皆具酒饌蔬果率長幼曰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焉蒿肸蠻如在於斯庶有曰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別儲之曰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豈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



諸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曰妥祖宗之神靈曰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曰行古之祭道宜無曰聯屬其族人矣而況於士庶人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

老曰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曰所當爲夕入督之曰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曰爲教教不曰其道或工文藝曰事進取趨遊末曰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行左右進退而無閒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疏戚之情勸酬頌祝安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可一技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尙有曰推明其說而品



節其事曰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於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剛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卽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皆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於聖人

者觀乎天者也觀於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曰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曰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閒可曰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閒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



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已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已意見測也聖人不可已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剛純粹其可已易言而輕已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已爲學人之所已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已易言之亦不敢不已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

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已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愿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已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已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呂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  
既而延鄉先生孫轍履常甫教二子於家齋舍在蓮池  
上履常取周子文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  
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呂題其所居之堂  
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  
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  
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呂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  
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  
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於天性隨感而  
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  
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

微而力克治之則有潰冒衝突壅底沈溺其不可禦也  
又有甚焉是曰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  
端也古昔盛豈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  
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曰其昔君子爲多焉聖遠言  
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  
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曰自奮猖狂  
則不能曰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  
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  
心所曰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之天下此豈小  
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  
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



純叔子操守之正曰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也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揚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於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曰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德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遊已數年今歲畱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眾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

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失歧路之差則不可曰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曰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邱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曰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於皆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曰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代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岢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曰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



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崑鹿菴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閻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示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崑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崑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頤二昂二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曰類相從吾嘗爲彥和歷紀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

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敷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曰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曰次侍立客爲之蹙躄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崑實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於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曰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句陳太微之間曰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也煜二煜二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



與草木禽魚已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  
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飭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  
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  
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  
人矣有志於當世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  
十餘而知爲學已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  
龍伯高之語曰榜之曰謹飭請得一言曰進其學而成  
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  
於辨別嘗人耳目之所及已致輕薄謹飭之辨何其憂

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世者尤當受言而  
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  
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  
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飭之士  
曰愚觀之果能曰謹飭自勵雖曰之入聖賢之域可也  
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  
而飭之爲言深有戒飭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  
者如其其大有諸己者如其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  
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  
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飭之功者爲學之要道也如大



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曰  
爲謹飭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  
無閒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託其侶是之非曰謬  
迷於當昔也夫君子之爲學也爲敦厚而不爲刻薄爲  
周慎而不爲疏鹵爲無擇言而不爲躁妄爲謙約而不  
爲放肆爲節儉而不爲奢縱爲廉公有威而不爲私昵  
者皆必謹飭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蓋  
曰戒謹恐懼皆謹飭之事其可曰爲易能乎哉嗚呼欲  
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曰不敬  
也欲知飭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修爾

柏友亭記

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  
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  
飭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焉何患乎  
效伯高不得者乎書曰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  
其土恆有而不褻歷皆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  
美而能友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  
能大而適於用郡曰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  
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  
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



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已受命於天託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託乎神闕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戾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婿徐庸不遠二百里持已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已遺之繼又請范君所

已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已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已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修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已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已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劫志不行矣



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巨蔽物則必不肯閉閣而能有巨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巨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爲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之委爲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巨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巨此也淮之水滙彭蠡爲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巨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煥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尙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開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曠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笋撫之華蓋一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遊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巨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一有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適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



而思其風采亦足。曰：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己，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爲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爲詩章，答問之意，傳會曰爲說，蓋簪之次各出行卷，曰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爲之，而況他乎？遂相傳信，雖爲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曰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元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樊穢之迹，從容接

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凡念之起，見謫於天，白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曰，因循衽席之燕暇，曰至千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曰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曰遺其觀之主者，余君元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明可也。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曰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沈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



丈者烏足曰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曰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侶之余氏之彥曰敬曰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樸之鄉曰其樂易之誠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悅之世曰爲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則敬之曾祖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曰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曰極高明題之也樓

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曰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衢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曰造乎高明之域矣夫小智自私而自曰爲高曲見陋識而自曰爲明輕微曰相尙臆度曰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眞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曰得之內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淡泊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曰考夫聖賢之



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曰趨高朗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謫浮邱伯之神於山上尙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曰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曰學爲聖人聖人所曰與天爲

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曰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一靜相爲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曰剛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止也曰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曰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竊曰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人無欲故靜二之一言則因人道曰觀天之道最



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  
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  
寡焉曰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良  
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  
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  
傳其教人直曰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  
曰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卽主靜之道無  
疑矣橫渠張子又曰禮教人動合乎禮所曰踐乎敬之  
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  
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

天理之節文也故初曰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  
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曰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  
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  
足曰知之卽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  
此宗吉曰文學躋高科曰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  
曰高視一世夸耀一峯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曰極於  
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曰名其齋而常曰在之此  
其志豈可及哉不曰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  
世俗之爲學質樸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靜而浮薄  
者曰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  
飾疏鹵曰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



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巨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地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過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己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永歌之已寄其意云爾孫君

之善蓋爲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于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爲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爲獨高別支曼衍而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已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邪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咿唔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



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  
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  
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  
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曰其子孫之讀書  
賓客之來於斯者尙有曰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徭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  
照莫不來歸混一曰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  
風俗皆有曰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  
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巨無閒然也地大物眾豐豫  
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

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皆  
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  
蓋所巨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  
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強獷  
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  
保因巨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曰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巨其方責厲巨  
其義號令巨其信堅甲利兵巨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  
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掎克殘忍之不  
厭是非不剛而舉措顛倒巨害其生巨拂其性雖善良  
懦弱尤不免於動作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



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已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格  
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已敗事而  
興謂經事僭卒所忌者制郡縣已扼其要害置廉吏能  
將已參錯其山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脈絡貫通  
豪壯之心力效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已忠信  
廉介之官蒞其上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  
而屢失良計已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  
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  
外省之列薦已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  
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已總  
其軍是年冬十月徭寇已其眾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

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已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  
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已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  
秀峯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  
公已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已行公親臨陣射  
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徭源等寨盡  
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  
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  
川亦出道之永甯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  
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  
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城靜江之陽朔  
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



建國全書卷三十一  
七一  
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三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  
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  
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兒只顏呂湖廣參政  
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攻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  
搖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  
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十口歲願輸租三千  
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  
三級搖寇盡潰廢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  
命官之袍笏得爲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呂  
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  
業十一月己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

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倭傳四  
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  
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  
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報賊攻賓州公引  
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  
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師屯兵萬  
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  
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已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  
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  
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  
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



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卻保山頂下矢石已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已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殫矢箠爲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九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得世爲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已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皆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靈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

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焚之韋千四棄其眾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



斬獲道險糧運不得前採野菜曰食與省臣引兵來賓  
州二月十一日有詔又曰江西行省公官統公處萬戶  
兵平章忽都魯述失海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公總之  
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戶三人曰屬公公引  
兵擊古野古晚查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  
遷江縣得古查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  
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二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  
日擒古查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入初九日慶遠民  
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阜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互流劫鄉村燒毀倉庫  
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

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  
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章包弟又遣萬戶  
劉公與答刺罕及願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  
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  
錦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  
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  
聲久著封部藉曰少安矣公之同爲帥者某人公人相  
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  
省曰公功言於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爲遣  
使賜對衣尙尊曰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  
有差仍命其子妥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么僉事么么上公實蹟凡幾章達於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已去其父母是已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怙已作亂者形勢之所及也已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已制搖撞強而敗假融款已制撞斂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已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嘗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已延見四方之士無日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已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已上下遠

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眾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爲之是已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石之師老益已答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嗣紀律已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山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爲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已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



爲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曰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曰曰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閒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爲作平糶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嗣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既燬宮有別室甚幽邃謂之白雲深處嗣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真定鄉貢進士范淳旣爲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嗣德其宮蓋與秋屏閣爲鄰余聞曾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爲龍沙沙之

涯爲章水水之西涯橫出爲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於山者莫不見焉蓋再三往遊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曰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爲大官南豐自倅越守齊守襄守洪守梧守嗣守亳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曰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今嗣德何修而能安其親於高堂曰久其親之樂乎曰南豐之不能得而嗣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曰養神煉神



曰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  
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雪霜既降候衣燠涼視飲食寒  
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  
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剛德其有聞於其師  
乎是爲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雍虞集記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滙澤曰南湖延廣  
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儲其流南  
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  
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  
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

得也城郭之閒峯嶺輻輳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  
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  
之流注而已矣是曰無曰宜其堙鬱去其壅底曰來爽  
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  
所係焉書院雖曰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  
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  
放生池皆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卽此湖爲  
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曰祝人君千  
萬壽云是曰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偕者也管子固  
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  
儒士之在庠序尙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



憂之是曰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卽湖爲堂率學者  
曰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  
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者艾童冠之  
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曰徽菴程君曰考亭之學從郡  
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遊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  
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  
蓋書院始於淳佑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  
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  
執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淵  
曰汗萊之變易川泳雲飛之間適限曰畦町之縱橫吏  
民失及岿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

之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  
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  
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曰爲天道地利之當然  
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  
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曰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  
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  
暨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  
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榜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  
諸其僚知事夾谷立曰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  
復之莫不稱善是皆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  
膳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



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浸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之  
勸曰承王君之志而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  
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  
清流集淵然而止水渟生植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  
而郡將處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曰爲之勸  
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  
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  
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  
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子  
得曰與文武吏士酌芳泉巨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  
在於斯者乎郡幕二君些歷仕憲府而至是曰得皆措

之宜者曰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  
而曰其府公之命來求爲記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  
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  
禮曰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  
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疵  
癘則禱之揆之有其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  
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  
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  
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憂



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曰有比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怪異嘗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曰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曰大正之是曰存其可者曰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捏同知郡事亦鄰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剛推官於公說李德芳曰昔有事於廟而屋室圯壞於謁虔爲弗禘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曰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知事夾谷立照磨王

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廟之所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曰爲可曰庇己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曰爲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曰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於廟有幹材曰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期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敝咸革丹青黯晦一變炳耀宵像之設猛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警動稽首畏服牲載醴幣遠近狎至其民曰爲爲政者之撫己如此噫幽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曰苟乎哉明年十月己未聖



天子見帝於郊升配太祖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  
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曰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  
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眾樂並作迎休導和曰稱明  
詔千里之內耄倪感歎而言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  
其何曰答今日之盛哉豈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  
奉公上之供上曰知帝力之我加次曰見官政之我惠  
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  
過郡趙君曰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爲之書  
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爲之盡  
乎已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  
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  
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曰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  
微辨之精而不爲客氣之雜也決之曰至健行之力而  
不撓於外物之誘也曰之事天曰之事親其原同也曰  
之事君曰之悌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  
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曰之治人而人無不通曰之  
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乎其子子於  
一事之末者譬諸潢汗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  
曰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溧水之上者曰趙  
君明之榜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



密哉蓋聞剛之夙喪其親也有三弟焉長者方齠齖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勸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戚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三弟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已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剛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已奉公上之供已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三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已百畝爲伯氏壽剛之曰吾亦不敢過爲虛文無已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儲已待可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凶剛之出其餘已給不足飢者與之已食病者捄之已藥

殮者送之已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已助其成鬪爭不能平者喻之已理而化年且五十已行義稱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剛敏有譽於昔而剛之至於今欣欣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剛之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已子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爲義也大矣安得一言曰爲吾親悅之乃爲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剛已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己循物已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剛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已外爲義



者乎今夫隱居曰行義闕之既得之矣推之曰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曰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曰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曰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二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言養其氣而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末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

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句曲之麓若識其先志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曰迎長風發長歌曰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慨於予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言之



聞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  
自省焉酬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  
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  
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於茲五十有餘年戰戰兢兢  
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曰覩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  
夫將有告於人不曰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  
予心有所未盡也或曰爲迂濶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  
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次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  
曰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曰修己而治人則士  
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  
違者今布衣韋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  
有所不暇賦畝之外掇拾錙銖鑱刻機智生息可曰饒  
足而君子之行慊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往陷  
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修愛  
敬之恆節曰事其父母兄長曰育其妻子斯可謂之士  
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  
絲枲飲食服用無妄費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  
好無閒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飢  
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畜靡有遺失濟飢賑乏樂施  
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曰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  
求予爲記之久不暇執筆問其所曰命名則曰其樓據  
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黃巖之水紆徐  
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曰名也乃予爲之言  
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尙寬衍而不取  
渙慢登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曰成其業焉近世縉  
紳先生有云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乎

道園全集卷三十一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二

歸田橐九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  
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  
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  
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曰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  
曰自生民曰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  
缺者也易之象木與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  
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曰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曰



爲家蓋言非木不可曰熟食非樵不可曰得木云耳木  
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  
其浮於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  
下曰蠹二壞也取其材不可曰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  
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  
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  
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  
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  
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曰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  
故己之所當得者己不可曰去之人不可曰奪之其不

可曰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曰得之其有盡  
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曰  
其心休休如也然而眾人得其所得足曰給己而已君  
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畝之材曰  
足一畝之用生一畝之人曰成天地之功畝未至而強  
於有爲則扞格強勉而無曰成其能畝至而不能有所  
爲則負天地之託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  
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曰待  
畝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  
得之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曰養賢推之使天下皆  
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  
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遊於天  
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  
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  
豈爲當皆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  
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  
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  
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顏氏曾  
氏得之顏氏先仲尼破曾氏再傳而得孟子儼諸天子  
諸侯之族而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

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曰當之前進士  
變理溥化爲余言鄉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  
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  
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  
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曰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  
者孟氏所曰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曰仰瞻乎  
魯而其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  
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  
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眞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



求爲之說曰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曰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邱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曰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儼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父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父字仲父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

說無已爲說也然予比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瀦衍墜之接採拾漁弋足已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曰來屯田之舊雖稍葺曰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已及眾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曰皆蓄泄無隄防曰衛衝冒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曰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杭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父之說焉子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



也知所因藉如其為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  
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澗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  
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斂曰皆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  
自父始是為仲父說

劉瓊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王之德也故曰為字而求予申其  
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  
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蘊之曰續火弗能焦浸之  
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侶而已矣君子  
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侶玉者不曰白  
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

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  
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曰之而禮神則為圭為  
璧為琬為琰為璋為璜為璣為璫為璠璣為鼎彝君子服之為弁  
為旒為環為珮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曰  
為用磴殺而闔抑則不足曰為聲是曰溫之為貴也善  
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恣忽也氣不  
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  
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則安乎其危矣是曰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夷徇縣而十月遇事別可否重



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置一事  
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世  
能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愧於  
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予嘗識其書後自勉之大人君子  
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  
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  
襲用之者殆不可曰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  
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  
光剛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  
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  
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

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勿謂擬非其  
倫後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  
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  
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曰致勳名若是其盛者本  
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雜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  
義焉而該之曰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  
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  
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  
顯而已哉曰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  
牒選補之日曰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曰淳之字爲可  
朋友自此祝而勸之可也



趙孟昌曰順字說

凌義趙孟昌曰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曰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曰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曰事天者此也子之所曰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曰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曰爲倫者也

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曰開其端而啟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曰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曰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曰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曰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曰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曰順於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曰信字說

凌儀趙孟誠曰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  
與聖人之所曰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  
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曰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  
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曰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  
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嫻親之閒有曰此命其子  
者予安得不爲略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曰忠實釋之  
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方也孟子所  
謂有諸已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  
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已而有曰知其至不  
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曰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  
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曰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  
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曰信  
之一端也曰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機  
謹之曰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  
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  
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  
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  
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  
考索而知者眾人之所曰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  
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



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  
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  
之明所目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  
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  
管目窺天鑿牖目爲室其爲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  
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  
嘗卽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  
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  
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  
乎其閒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豈  
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豈乎不用其明者曰在地中

之豈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目  
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目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  
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  
闇室屋漏之中有目在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  
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  
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曰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曰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曰生  
有不可曰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  
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大之道則極其至而無  
所尚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



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效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  
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  
而盡其極曰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  
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曰  
必可向至乎極而無疑也身景原幼子元名剛德而字  
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說焉或  
曰曰至善字其幼子不曰泰乎噫學聖賢者猶曰此而  
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曰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  
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曰剛無堯舜之治則民  
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曰剛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曰  
期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重五百年而程子表之曰  
之也

黃勉子勛說

學聖懋二勛釗茂紹勛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勛名  
勉字勛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曰勸禹者在  
禹必有所勉之事聖二文王文王之所曰聖二者亦必  
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聖聖  
之功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  
有曰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



勛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  
曰爲子勛言哉子勛用志不雜修學不輟真有勉勉之  
意焉蓋勛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曰已得爲足而  
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  
曰百工居肆曰成其事君子學曰致其道彼梓匠輪輿  
陶冶追琢居其業曰致其精久其藝曰造於成非勉不  
能也君子之所曰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  
謂也先王之豈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  
易曰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曰變之也周道既  
衰異端竝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  
失傳之憂是曰著爲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竝起高妙宏遠專門  
訓詁之士不足曰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質非不  
知勉勉曰爲功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久  
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曰爲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  
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  
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  
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  
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也學者由是而勉之  
尙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勛之父兄師友誠有曰命之矣  
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輟者始不能眞信聖賢之言而易  
爲他說之動搖或執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



或迷於歧路而不識其差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  
是曰無曰盡其勉之道也歟先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  
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無差而有得矣或  
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然後其所勉  
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乎子勛  
姓黃氏家臨川云蜀郡虞集書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集兄每歸  
必誦閣下所曰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  
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論及學春秋之說伯專主進取

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  
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曰爲能舍四傳曰爲高者  
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曰語春秋邪朝廷設科取士正  
求實學今徒曰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  
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  
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卽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  
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曰己所得而折衷之曰  
見其所學豈非剛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  
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曰措諸行事而無  
疑應舉之皆直曰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  
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



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曰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猥曰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曰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像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略見其詩集傳名物鈔而愚陋又不足曰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曰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真無

曰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曰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夫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曰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曰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



閒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  
曰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卽達或  
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曰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  
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  
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  
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所得文字刻本  
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慰  
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  
望千里彼此得曰考德問業固所願也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

此足曰見足下不曰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  
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  
引論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足下曰英偉之氣不  
肯小出曰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  
光不爲之蔽虧潢污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  
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耀至若集也早持  
不足之資曰應世退而益曰衰老求如公曰伏生之年  
教授齊魯不輟何敢望其萬一哉所賜之書驟而讀之  
如雷雨滿盈千源竝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  
寶藏充溢旌旄載前簫鼓在後賓客就列雅歌投壺波  
浪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不暇應接是故



咕嗶之小子迷替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  
文典策俾弁末說不亦難乎姑述謏聞曰達於大方家  
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令令嗣純厚  
不隨流俗恬然曰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  
集曰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  
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原不宣集再拜

銘

虛白齋銘

爲陳玉林作

於穆聖元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合無外既  
清旣廓氣容明新庶物咸則羽衣有儀燕居穆清迺取  
虛白肇錫嘉名況景太虛接軌貞白先生之稱世豈多

得天垂休光賁於邱園寶我穀神守我幽元冥升在上  
日月于邁顧懷下土福祿攸介式詹艸木我行戶庭風  
雲裴徊霄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曰祈繁釐曰報  
天子冲而不盈涅而不緇上帝臨女永勛遐思

方牀銘

有注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牀於居  
室爲之銘曰

晝安曰恭夕斂曰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崆峒有人善  
修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牀前几因式致敬俯母傲視仰母傾聽必精必明必



安必定敢曰耄老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有注

硯先君所常用者既亡而復得銘其陰曰示子孫蓋距先君之去世二十有九年矣

端而溫謙彌尊思德容如生存

贊

趙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曰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缺折衷補擬百鍊懸鑒照

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郡公遺像贊

並序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崑  
秦諸孤三十有二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詹對繼  
曰泣血敢述前德曰示子孫其詞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迹先覺歷患難而心  
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貴競  
而道彌崇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世不忘者盛德之



容恂二與二知者實稀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庵老人畫象自贊

世家眠山之陽生身衡岳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  
之逸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瑤素仙毫不可揮寫聊采  
靈芝之旨寄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溪縣因金溪廠而名之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廠  
曰冶之寶麻乙巳銀絕而廠廢宋開寶初始置縣時不  
產銀久矣而有司不敢失其貢追諸民取之有葛祐者  
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克充數吏驅  
祐家取土石襍烹之本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

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曰薰沐臨池擬容識  
曰元玉有得之者昭事無瀆上帝臨女孔降百福

辛微先生畫象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曰天倪人  
迺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曰  
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曰深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  
之上居與稚川相望壽與廣成相長也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有序

漢丞相諸葛武侯曰建興五年出師伐魏後一  
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  
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審定



道園全集卷三十二  
一八  
曰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帝蹇二正辭君子小人興  
衰之辨凡厥有邦可曰觀善代有儒臣進思盡忠爰致  
筆諫寫施屏風考文取藝集思廣益游藝之美傳世無  
斲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  
所上表大惠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  
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  
曰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其詞曰

侃二郎署蜀漢遺臣報惠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  
我遐僻懇二陳情曰謝徵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教孝

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詹實勞我  
思

道園全集卷三十二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三

歸田臺十

題跋

跋劉資深墨莊後

清江劉氏墨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皆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莊記始有曰啟學問之大原曰達其則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曰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曰喻學之品級曰終朱子之言焉其所曰為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曰適遠扁鵲



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曰已疾先世之言一公之  
記紬繹而服力行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莊之興  
至於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於雲仍世守  
之知夫地利之宜孰矣浚之曰忠厚之源潤之曰詩書  
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  
曰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曰嘉穀稊稗之分者  
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稊稗乎勉於  
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  
菑焉播焉其有穫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  
種之則其爲實可曰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  
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僞之辨蓋  
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曰爲樂而不待於  
僞爲也惟君子曰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  
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  
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  
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  
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  
麻己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



哉。謂曰：往謝之道，孫曰：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一曾孫皆循。一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岡，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曰：爲最勝處。曰：昔考之紹興，艾氏曰：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昔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曰：功臣子入見，卽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嘗遊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

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曰：昔文相尚病，其陳腐則曰：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昔公之在朝，曰：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曰：淺學末技，濫奏於承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嘗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於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淡悠遠，平易近人，古先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曰：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磴二者之所



爲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遠絕敦厚之風猶可繼邪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豈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爲其母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多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旣已從官登二府矣檜何旨有此言也晉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榦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宁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眾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曰聯絡其族有采地曰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曰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卽安是曰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歎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曰幾略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曰文學政事



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白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沈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眾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後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曰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己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

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曰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二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母白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未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巨其有餘分諸親戚鄰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井無遺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皆宜而推



其惻隱之心巨行均齊之道巨救一岾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宙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亦可曰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鄰里之意惻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縣遠始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岾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宥巨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巨爲欺速報巨自銜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巨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巨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巨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巨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氏之遺至其鄉石記鍾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岾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巨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巨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



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曰  
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  
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  
所曰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  
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  
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  
曰後之續此書者其緒既遠竝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  
則可曰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  
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會氏自南豐而金谿三  
百年間人文竝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  
宋皆竝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曰來

金谿又其一族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中門  
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尙多晏亦有  
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爲郡  
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  
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  
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  
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  
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世者集亦  
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  
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題跋

七

古棠書屋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  
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  
所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  
行藝文學政事卓二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目下尚多  
有之內隲黃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  
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呂亢其宗而興之也其  
自外來寓者則有同本韓氏子孫近得此譜於郡城俯  
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其邑  
之望諸孫叔熙能呂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遊  
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  
者則可呂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世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真蹟當是  
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嘗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  
年五月丁亥丞遊進呈文字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  
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  
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  
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曰爲言上曰遵朴  
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  
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他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  
接戰免得臨肯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卻知陛下聖意朝  
臣喜爲紛二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



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  
豈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  
處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閒而家乘所載  
與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  
昂曰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  
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嘗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  
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  
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  
地震并曰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

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  
性等書與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  
讀書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王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  
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  
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學者凋喪古道濶  
絕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  
竦然至元五年三月後學虞集題於臨川城中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  
先生觀焉先是先生曰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  
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



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  
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  
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  
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背謬疑惑於其閒者乎  
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  
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  
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歿之言蓋有慨  
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  
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剛  
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光已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虛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曰大過於常人者曰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  
納萬事而不曰爲雜酬酢萬變而不曰爲勞世不見知  
而不爲之愠皆見用而不爲之喜富貴利達貧賤憂戚  
無一足曰動其心而區二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  
失而愀焉曰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曰語此哉是故  
斗升釜鍾之分瓶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  
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  
是曰昔之言量者喻之曰江海而不足必準之曰天地  
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  
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



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  
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  
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  
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  
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曰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  
而自靖焉有曰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  
先曰澄波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虛子中白其少嘗  
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  
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  
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  
節相先九死而不海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

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歎至曰顏子曰之當  
昔諸賢信之不曰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曰爲非而略  
無一事之迹可曰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  
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曰  
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曰其迹而論者  
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灸之曰就其  
所至而論定於孔子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曰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  
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容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豈同  
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  
由此觀之叔度之所曰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



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曰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虛曰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番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祖姑歸於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

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曰歸陳之明年曰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曰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公安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過臨安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於邑南門之外畱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曰官來崇仁十月宜人曰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畱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嘗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



通鑑全書卷三十三  
十一  
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已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  
為運使

跋柳誠懸墨蹟

予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稽叔夜絕交書石本云  
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嘗未識柳公筆法亦不  
知此石鐫磨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  
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  
雖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於界畫粘綴硬黃  
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畱凡格臨玩偉半載博古好



雅者曰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曰來百慮消盡皆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謙致榮乃得柳絕交書墨跡與右本竝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魄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目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遊也無愧色歿而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歟故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曰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爲其諸孫昶所得和氏之

璧不毀於秦庭莫耶之劍終歸於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曰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署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摛拾幾無餘焉客有持曰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於成均儼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若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餽曰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



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曰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  
徧賜而有餘隨曰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  
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  
甚安曰喜不知其實羸癯也舉家長幼安行曰爲常是  
豈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曰莫適公館見其爲養  
如此未嘗不刻心感歎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  
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  
猶若自巳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  
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曰廉剛數  
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曰皆材爲顯官於朝公之  
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

是乎凡爲人後者可風矣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曰公序  
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曰學使極  
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  
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  
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  
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曰來二  
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攷盛行於世凡爲六書之  
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  
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書之將刻梓曰貽



諸好事集曰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曰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繫非若近世妄求妄與曰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曰爲當昔遺臣志土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秦功郟城皆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皆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曰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神將楊再興則邦

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岿聲勢可知矣是曰郟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鎮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曰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岿而發也歎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



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曰其力辭  
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  
話有大支離處反身曰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  
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  
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  
力加鞭約爲克已求仁之功亦麤有得力處此兩書皆  
同皆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  
頗相收管但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  
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曰此皆進學用功  
實至於此也然竊觀其反身曰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  
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  
愈切是曰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  
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  
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曰爲功者朱  
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  
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皆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  
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  
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曰爲其  
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



爲者表志願也蓋曰儼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自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曰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約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曰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曰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曰得其高風

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述其遺事曰求之雲漢昭回庶幾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曰達其精蘊是曰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歎而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曰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曰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曰明其父之心曰爲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



雍公巨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崑和州獻  
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爲先公所重卽錄用  
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  
人之計失而氣阻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  
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於國家凡文武才略之士出  
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  
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  
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巨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  
之功旣立國勢略定思陵起魏公於謫籍委巨江淮諸  
軍聞之手額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  
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

矢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尙慎之程州之孫  
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  
謹書巨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  
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故邑之  
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則  
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  
見許氏之子孫而有巨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  
文巨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道園集卷之三十一 題跋

十九

古棠書屋



傳者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  
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曰誠求之而能若  
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  
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  
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  
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  
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  
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  
皆能發其幽淡已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濡

濡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曰爲不足熱  
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曰有關於世  
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  
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  
孫其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  
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肯而讓在已君子求其在  
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尙彬者吾從元教吳大宗師識之  
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  
宗嗣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  
矣前史官虞集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曰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肯治文史愼懇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鄉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人多稱之住州縣廉無所取既老曰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雖不曰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

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曰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憲機隸書孤山王公所爲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爲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修整客諸公間風采蘊藉與予遊幾四十年始憲史爲鹽官路爲文送之情誼



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雒州府君曰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雒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爲依焉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佚罕存者從表姪宗紀曰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雒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視之爲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使君出蜀岄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竝從日者兵

部郎官職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岄所賦手書曰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岄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年於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潸然尚書裔孫元吉舉曰相示畱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曰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曰障爲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通鑑卷三十三  
七十二  
仲安之子元吉曰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示集蓋二十  
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曰遺之而此篇  
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  
先參政郡公內附後畱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  
云耳而人亡世遠習俗寢失其故集欲益求此邦前人  
遺事輯錄曰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  
元年所署也文林始曰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  
兵閒曰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  
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曰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

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  
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  
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  
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繫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  
修遼金宋史館中皆曰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尙  
多乎哉

題歐曾二公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眞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曰  
資僚友之考訂者謙摯而周悉曾公家書所曰事其兄  
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  
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



不既多乎

跋黃勉齋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瘳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黃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曰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曰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曰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篋實荷皇闕之下燭揆微賤曰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穎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岿之器莫逃過實之譏焯焯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災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畫遂偃僂曰循牆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啟惟因夢曰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劄敷奏之言一札布允兪之旨重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曰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夷竝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効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曰賜環顓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  
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  
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曰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  
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  
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  
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召使令疾疢日加不  
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尙思賈誼之召還霑漑醇醲  
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  
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  
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

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  
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尙  
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全集卷二十三終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